



龙头新闻·妙赏

6

黑龙江日报

2021年4月12日 星期一

副刊

妙赏

责编:曹晖
(0451-84691037)
执编/版式:杨铭
(0451-84655106)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在路上的精神行走

□林超然
读杨勇诗集《镜中的浮士德》

杨勇的诗歌是一门综合艺术,同时具备散文的现场感、小说的情节属性和评论一样即时的审美指认,当然也包括应接不暇、叠加时空景深的摄影心得,这样的写作很像是一种特殊的始终“在路上”的精神行走,所以人在边疆城市,创作却跻身诗歌话语的中心地带。一切皆诗,杨勇确认“低姿态”观察世界的角度;万般高蹈,杨勇选定“艺术性”称重文字的成色。他的成功其来有自,所有的掌声都在情理之中。

拟古不泥古,古典诗歌精神的当代化。中国诗歌本应是一条连绵不断、奔腾不息的河流,但如今这条河流的上游和下游面目迥异,甚至血脉断裂很少来往。拒绝传统,中国诗歌不知其所以来;不理当下,中国诗歌不知其所往。杨勇愿做空白地带的传递人,他有大量的作品直用古代诗词的原题,《静夜思》《将进酒》《塞下曲》《垂老别》《夜雨寄北》《寻隐者不遇》《山居秋暝》《杂诗》《山行》《念奴娇》《如梦令》……这些后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自带一种特异的历史光芒和浓重的文化幽香。杨勇用现代人的生活体验去摹拟、转译,新作与原作构成了神奇的映照关系,他不求形似但求神似。

这部诗集里,收录了诗人两首题为《绝句》的诗,其中一首恰好是“四句一绝”。另一首虽有五行,开头一句显然

只是主语部分,这就使全诗也成为事实上的“四句”。“像个背德者,在风中喝了酒。一片树叶,/刚好染上了酡红。春天里,它委身于绿色集团,/将螺丝紧拧夏日的躯体。是否修成了茂密的正果?/它发出有缺陷的叫喊,一株秋色开始不安。/唧呀,它夺路而逃,白雪下睡眠,树犹然是树。”诗中有一棵树的春夏秋冬,很像完整的人生隐喻。绝句是古代中国文学引以为傲的抒情范式,行至清代,三位文学大家先后对这种体式赞不绝口,王士禛称“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沈德潜云“篇只四语,而倚声为歌,能使听者低徊不倦”,赵翼说“一语胜人千百”。杨勇的诗歌语言简截精致、以小见大、含蓄蕴藉,令人倏然想到唐人绝句。

重拾朦胧诗,诗学诂疑内涵的思辨性。整部诗集做个加法,就像一句滞重的大声提醒。受到过良好中西传统诗歌教育,以70后的年纪,杨勇很容易就会跨过中国新诗史多个发展阶段,直接成为1990年代诗风书写的一员,可他却主动选择了另一种身份——被时光遗忘在新世纪的朦胧诗人。诂疑的精神特质,加上对口水诗的深度抗议,最终让杨勇作品成为一种新朦胧诗——宁可牺牲一部分阅读,宁可走向小众化,发自灵魂的声音必须响亮,虽千万人吾往矣。

甘作抱薪者,世俗生活诗化的可能性。这部诗集最外圈的框架是编年体,诗歌选题随意地散落在各个角落,这种几乎无序摆放、不加刻意取舍的自由方式,呈现的是杨勇分年度的、信马由缰的感情与思想现实,非线性结构正是一位诗人的经验结构。杨勇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家,似乎一切都可以进入取景框,大到人与自然、时代、他人、自我的关系,小到一声尖叫、一个光影、一次走神,都能被分行文字及时捕获。一个人眼中之人情物理能否入诗,主要取决于他是否具备诗人的观察、感受、沉思和传达的热忱和质地,就是说“他”和“它”能否真正彼此照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诗歌中“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常景,杨勇在自己的诗里还会花不少的笔墨写下“非诗”的部分,然后留下空白处让诗安眠。《黑·津·京笔记》写的是一次出行,有关三地的共同记忆,那些让人津津乐道的景观,诗人主动选择的却是它们“不寻常”的另一个侧面。《不破——献给母亲的住院部札记》则寻章摘句,用一个个单页的现实触发,拼贴成人们被疾病、身份和命运挤压、推搡的众生相,诗句背后屹立着表情严肃的诗人。快乐常常得来不易,痛苦每每不期而遇,诗人灵魂有光,比普通人敏感、易感,所以也会比普通人担负更多。

杨勇冷峻的诗风内部是火热的心跳,这个坚硬的内核,是其凭借诗歌奔走呼号的强大驱力。他在创作谈《写作的开始》中说:“我喜欢这几个词汇,或者算是写作标签:诗意、直接体验、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在路上,我写作的开始和结束,目前都基于此!”时至今日,浮士德的努力依然有着难以替代的珍稀价值,而那些宝贵的诗歌哪怕一灯如豆,也会点亮一小片儿漆黑。



书写城市和生活的细节

□金钢
读仇立国小说集《阁楼》

从长篇小说《行色慌张》(2002)到中短篇小说集《阁楼》(2020),仇立国(老长)一直在书写哈尔滨城市底层民众的凡俗生活。与阿成的《马尸的冬雨》、梁晓声的《人世间》、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孙真的《有一个地方叫偏脸子》等描写哈尔滨的作品不同,仇立国的小说地域色彩并不浓厚,他所写的是普通人的城市,而不是城市的历史大事件或现代化景观。有论者指出,“对那些长久定居于此的人来说,城市在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细枝末节里”。仇立国所写的正是城市里难与人言的细节,他长期定居于哈尔滨,城市人生活的苦痛、压力、无奈等情绪构成了他小说的主要内容。

读仇立国小说的第一感觉是压抑。小说集《阁楼》的第一篇《死亡证明》中,球子的死疑点重重,如果按流行的罪案剧的思路,大致会是家属申诉,警方侦破案件,最终发现球子并非自杀,而是他杀。但《死亡证明》所要探究的重点并不在球子的死因,而在于普通百姓开具死亡证明的拉扯过程。

生活的压抑和无奈在《残年》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如果说《死亡证明》中还残存着一丝盲目的火气,那么到《残年》里这点火气也消失殆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小说是记载人在城市中慢慢老去的小说,以生命的衰朽来承受时间的流逝。《残年》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这也是仇立国常用的一种视角。我们看到的是“他”乘坐公交车在城市里游荡,在人来人往的商场里闲逛,伴着电视节目入眠,外界的嘈杂更映衬出他老年生活的孤独冷清,他只是茫茫人海中一个无人在意的孤老头罢了。第三人称的旁观视角,一如时间,冷漠而又强大,让人无力反抗。“每天的日出对他而言早已没了多少意义,无非是对前一日的重复而已”,这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一个贫苦无依的老人。他有一份足以维生的退休金,有一套宽敞的住房,儿女双全,孙子也已长大成人,虽然老伴儿因病去世了,但又有人帮他介绍了一个老太太,这大概是会令大部分老年人羡慕的退休生活了。他之所以如此孤独,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自私自利,觉得儿子没本事,害怕儿子抢占他的房子,便不让儿子搬过来跟他一起生活。对后找的老伴也是如此,他清醒地看到,“她之所以想找一个伴儿,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寻一个住处和赖以生存的人”,可是,“他更想依靠别人,凭什么让别人来依靠他呢”,正是这种过于重视物质利益的性格,造成了他老年生活的孤独。其实,时间的流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生命的光和热随着年华老去而消散了。如果只想利己,不想利他的话,那“残年”不过是在等死而已。

面对这样苦涩、颓废的悲剧人生,平凡里的市民们怎样才能排遣生活的压抑和苦闷呢?如果说时间的流逝不能阻止的话,那么对生存空间的追求或许是排解苦闷的一种方式。《阁楼》的故事便是发生在一个相对宽阔的空间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房间这个意象在城市文学写作中频频出现,陈染的《私人生活》、盛可以的《留一个房间给你用》等作品都对城市人生活的房间进行了细腻的书写。在如今城市高房价的现实面前,拥有大面积的住房已成为一种奢侈,而阁楼这种户型能以较为低廉的价格享受充足的空间。但我们发现,宽敞的空间并没有给主人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在一路上自家房间的过程中,他仔细打量着楼下每一层的邻居,这一过程仿佛是一个押入牢房的人在观望狱友,整栋楼就像是一座牢笼,而阁楼不过是最深处的一间牢房。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障壁越来越坚固,《阁楼》里似乎有一种打破这种障壁的努力。孤独冷清的生活让主人公对楼下女邻居生出了莫名的欲望,他竟想制造厨房漏水来引起女邻居的注意。这是一种生活的压抑下产生的扭曲的欲望,这种欲望无论多么强烈,都无法带来心灵的满足。现代化方便快捷的城市生活,似乎使身体获得了自由发挥的巨大空间,但恰恰是在城市里,身体的无处安放感更加强烈。越努力描写欲望,身体的不在场感就越强,欲望写作也因此显得空洞、重复,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

总体看来,仇立国的小说集《阁楼》叙事细腻,对生活细节的捕捉准确生动,对城市人压抑、无奈生活的描摹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写作冷静而又节制,接近于零度写作,恰如巴尔扎克所言,他只是作为时代的书记官,他记录他知道的关于城市和生活的一切,但他不负责诊断。但在描写巨大的、看似不可抗拒的城市生活压力的同时,仇立国羞涩地把生活的诗意揉入作品之中,就像《哥们儿的阳台》里的那个画出的阳台,尽管情人对它嗤之以鼻,但它确实承载了一个美好的梦。

以叙事抵达生命的原乡记忆

□郭力
评孔广钊小说集《太平,太平》

《太平,太平》记录的不仅是哈尔滨一座老区的陈年往事,同时也是个现代作家借助文学的力量,以文学叙事和想象进行对世界重新建构的文学表达。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捕捉日常经验借助叙事抵达生命的原乡记忆?相信对于每一位作家都充满了写作的诱惑与考验。在面对城市真相的打捞中,一次又一次地看见那些流动变换稍纵即逝的城市面相,写作会调动起相关的记忆和符号的表达,破开层层叠叠细碎轻盈的记忆之网,走向童年走向故乡,重新得以窥见消失了的都市真相。

已经不存在的太平区,对于作家孔广钊来说,具有着生命原乡意味。他是当下非常接地气的作家,从他出生到参加工作至今,他没有离开过这片区域,见证了城乡结合部的太平区的历史变迁。大时代的震荡冲击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某种意义上可谓是难得的机遇。时代会赋予有心的作家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在老太平曾经存在又消失的过程中,作家看见一个都市空间是如何被打碎,又如何被重新拼接建构在现代都市格局之中。

孔广钊以想象和叙述的力量,浮现出关于一座城市老区太平的都市记忆,这是当代小说家必不可少的写作功力和内心坚守的文学的力量。作家所描写的城市,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被阅读的文本,他以想象的力量勾勒一座城市与人的生命经验的记忆真相。在记忆的图景中重新拼接涂抹,浮现出曾经有的老城市的样貌,以及那些存在抑或消失的熟悉的面孔。

《太平,太平》这部小说空间感方位明确,太平区的街道、工厂、医院、学校、饭馆等在小说中一一落实,几十年的太平区在孔广钊的笔下以时间穿越空间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跨线桥、状元居、集台府、柳树街、李子院、太平中学、太平医院、太平公园等等,这些熟悉的太平区的地理名称,把一座老区一层一层地勾勒出来,他们不仅是孔广钊小说的叙事地点,而且已经成为他小说当中充满时代象征意味的一组意象。

孔广钊的原乡意味杂糅着丰富而复杂的地方经验,既有大时代的光与影,又有城乡接合部边缘人群生存的艰难生计。难能可贵的是还有一个现代作家于生活表象之外提炼出来的超越于庸常的生命韧性,这就使他笔下的太平更加具有当下中国故事的时代意义。在孔广钊笔下,太平每一条街道每一座院落都具有浓郁的生活韵味,这形成了他创作的稳定性,《太平,太平》集中的地点与人物都与作家内心隐秘记忆有关,已经构成了无法割舍的精神联系。这部小说集的魅力和价值不仅在于作家依据着现代化都市的时代进程描写了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在于通过描写太平往事形成了卑微的民间与宏大的历史进程对望的过程,其中有作家对当下的社会和现实不能够回避的价值立场和情怀,构成作品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精神深度。

孔广钊的《太平,太平》中,《哑巴楼》《鲤鱼池》《集台府》都涉及到老太平区拆迁改造的过程,其中的故事蕴含了对城市建筑文化记忆的摧毁,对投机取巧一夜暴富的种种社会怪相的反思,同时也留下了下岗工人不能抹去的时代创伤记忆,其中蕴含作家鲜明的警醒力量与反讽的意味。

《跨线桥》也是一篇充满了时代感的作品。小说写道:“真格的,很多太平人已经不知

道跨线桥了,即使知道有谁能想到,跨线桥跨的线,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这番充满哲理意味的话一出现,就使小说的叙事空间充满了张力。作家把叙述的焦点放在了庆达厂一个叫庞丽香的女人和她的儿子高哥的命运遭际上。小说结尾写庆达厂黄了,庞丽香坐在工厂门口号啕大哭,哭儿子也哭自己的命运……孔广钊作为70后作家和许多东北作家一样,共同留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过程种种切实感受,他们的作品面对底层时,文字就会转化为文学叙事的力量。

《太平,太平》的写作出版,与其说是时代变化给孔广钊写作带来了无限的艺术机遇,更不如说是生生不已的太平选择了孔广钊。源于他生命中市井生活的日常经验的丰厚积淀,使他笔下的普通人生命故事上升到哲学认知和审美的层次。

孔广钊对太平记忆的散点透视和内心缠绕的乡愁,不仅使《太平,太平》民间色彩鲜明,而且带有市井小说的古典意味。市井小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叙述传统和美学体系。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艺术传统在状物写神绘景传情方面往往有画龙点睛之效,兼具极强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孔广钊小说的形神颇具古典话本小说艺术心得,更有一个鲜明特点,即阅读他的作品可以一气呵成。这是一种内敛的短篇小说举重若轻的艺术功力,甚至有点大智若愚充满“智性”表达的美学风格。

《绝尘寺》《太平文化馆》《知足斋》这几部作品,颇具中国古典小说风神,其中智性化表达也会体现出禅机妙趣。传达出不背离初衷从而做到“道法自然”的本心。以诗性品格抵抗庸常。这在今天欲望化的年代无疑是一股清流,也是孔广钊短篇小说带来的诗性启示。

《太平,太平》是孔广钊发轫之作,在小说散点透视的耗散性结构中,挥发出作家于古典话本小说的艺术源流领略到的文化精髓,同时又通过他特有的智性化表达,把一个在哈尔滨行政区划已经不存在的太平区鲜活地浮现出来,建构了一座“文本的城市”。被重新想象和叙述出来的“太平”,是有生命和灵气的都市空间。相信,太平区的历史进程会因为《太平,太平》这部小说集而获得真实感,那些生活在大时代被潮起潮落裹挟的太平区的小人物们,终因作家的精神操守和写作的真诚,从大时代潮流中站立起来。



太平, 太平